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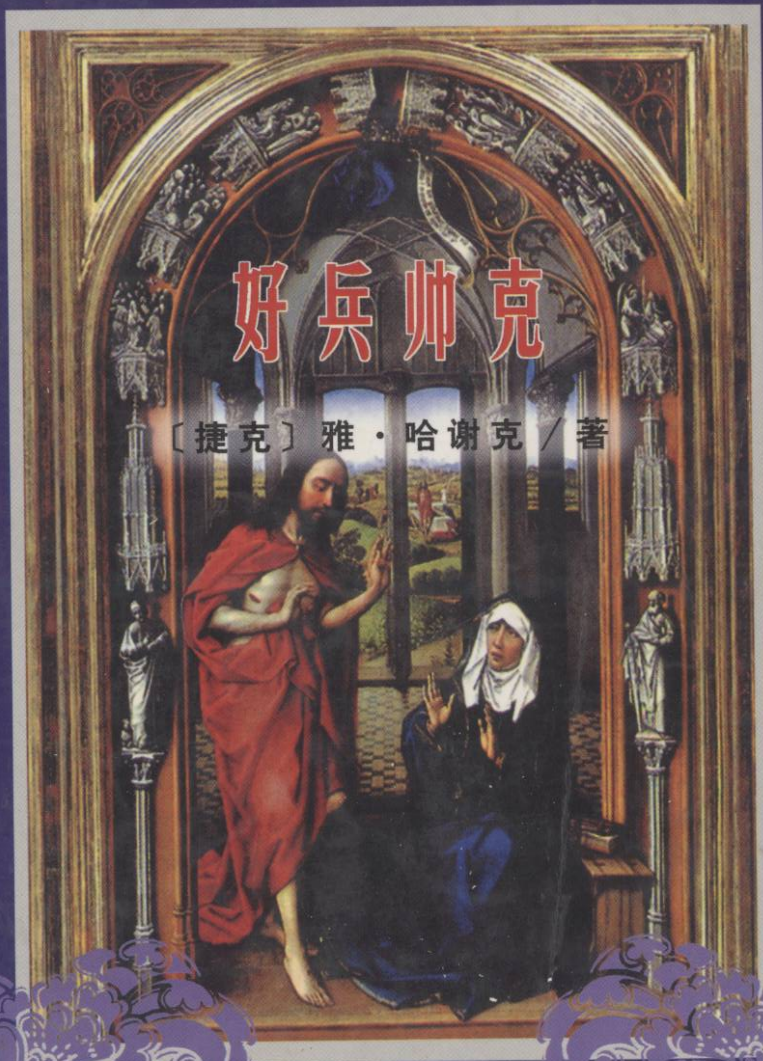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

*The World Literature-seller Master-piece*

# 好兵帅克

〔捷克〕雅·哈谢克 /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

# 好兵帅克

[捷克] 雅·哈谢克/著  
张荷香/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 (第二辑) / 哈代等著,  
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10  
ISBN 7-5387-1485-5

I. 世… II. 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9175 号

## 《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》第二辑

### 好兵帅克

---

作 者: [捷克] 雅·哈谢克  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 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  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  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  
印 刷: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  
开 本: 850×1168 32 开  
字 数: 176 千字  
印 张: 7.5  
版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 
印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: 1000 册

---

书 号: ISBN 7-5387-1485-5/I·1400  
定 价: 1280 元 (全 13 册)

## 卷 首 语

伟大的时代就得有伟大的人物出现。有一种谦卑的，默默无闻的英雄，他们既没有拿破仑的英名，也没有他那些丰功伟业。可是把这种人的品德分析一下，连亚历山大大帝也将显得黯然无色。今天走在布拉格的街上，你就会遇到一个人，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在这伟大新时代的历史上有什么重要性。他很谦卑地走着自己的路，谁也不去惊动，同时，也没有新闻记者来惊动他，请求会见。如果你请问一下他贵姓大名，他会用朴素而谦卑的声调说：“我是帅克。”

而这一声不吭、毫无架子、穿得很寒伧的人，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好兵帅克。当波希米亚国王的公民们还在奥地利统治之下的时候，他们就交口称赞这个骁勇、刚直的人了。今天，虽然我们成立了共和国，他的光辉也不会因而消逝的。

我很喜欢好兵帅克。在叙述他在大战中的奇遇时，我相信读者对这个谦卑的、默默无闻的英雄，一定也会引起共鸣的。他并没像希罗斯特拉特那个傻瓜那样，仅仅为了自己的事迹可以登报或编入教科书，就纵火焚烧依斐苏斯的女神庙。

仅仅这一点，就够了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卷首语 ..... | ( 1 )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
### 第 一 卷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.....    | ( 1 )  |
|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 .....      | ( 6 )  |
| 第三章 帅克见法医 .....         | ( 11 ) |
| 第四章 帅克从疯人院里被赶出来 .....   | ( 14 ) |
| 第五章 帅克在警察署里 .....       | ( 17 ) |
| 第六章 帅克踏出恶性循环，又回了家 ..... | ( 20 ) |
| 第七章 帅克入伍 .....          | ( 26 ) |
| 第八章 帅克被当做装病逃避兵役的 .....  | ( 30 ) |
| 第九章 帅克在拘留营 .....        | ( 37 ) |
| 第十章 帅克当了神甫的传令兵 .....    | ( 48 ) |
| 第十一章 帅克陪神甫举行弥撒 .....    | ( 66 ) |
| 第十二章 帅克当了卢卡施中尉的马弁 ..... | ( 70 ) |
| 第十三章 大祸临头 .....         | ( 87 ) |

### 第 二 卷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帅克在火车上闹的乱子 .....   | ( 95 )  |
| 第二章 帅克的远征 .....        | ( 106 ) |
| 第三章 帅克在吉拉里—西达的奇遇 ..... | ( 130 ) |
| 第四章 新的磨难 .....         | ( 150 )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五章 | 从里塔河上的布鲁克城到苏考尔····· | (158)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### 第 三 卷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穿过匈牙利·····       | (178) |
| 第二章 | 在布达佩斯·····       | (191) |
| 第三章 | 从哈特万到加里西亚前线····· | (203) |
| 第四章 | 快步走·····         | (219) |

# 第 一 卷

##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

“原来他们把斐迪南给干掉啦！”女佣工对帅克先生说。很多年以来，军医审查委员会宣布他害了神经不健全的慢性病，他就退了伍，从那以后一直就靠贩狗过活——替奇丑无比的杂种狗伪造血统证明书。除了干这营生以外，他还患着风湿症。这时，他正用药搓着他的膝盖。

“哪个斐迪南呀，摩勒太太？”帅克问道，一面继续按摩着他的膝部。“我认得两个斐迪南。一个帮药剂师普鲁撒干活儿，有一天他喝错了东西，把一瓶生发油喝下去了。还有呢，就是斐迪南·寇寇斯卡，他是满街捡粪的。这两个随便哪个死掉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“不对，是斐迪南大公爵，就是那个康诺庇斯特地方的，帅克先生，您晓得，又胖又虔诚的那个。”

“天哪！”帅克惊叫了一声，“这可妙透了。这事情在哪儿发生的呀？”

“在萨拉热窝，您知道吗，他们是用左轮枪把他打死的。他正和他的公爵夫人坐着汽车兜风呢。”

“嘿，坐着汽车，多神气呀！摩勒太太。唉，只有像他那样

的贵人才坐得起汽车哪！可是他不会料到兜一趟风就那么呜呼哀哉啦。而且还是在萨拉热窝。喏，摩勒太太，那是在波斯尼亚省呀。我算定准是土耳其人干的。我估计当初咱们根本就不该把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抢过来。你瞧结果怎么着，摩勒太太！现在大公爵上了西天啦，他是受了半天罪才死的吧？”

“大公爵是当场就咽了气的。您知道，不应该耍弄那些左轮枪。那玩意儿可厉害，真不是玩儿的！前些日子咱们这边儿一位先生也拿着枝左轮枪寻开心。他把他一家子全打死了。看门的上去看看四楼谁在放枪，喝，连他也给结果啦。”

“有一种左轮枪，随便你怎么使力气扳它也不冒火，摩勒太太。这种枪还真不少。可是，我估计他们准备干掉大公爵的枪肯定比我说的这种强；而且我敢跟你打赌；摩勒太太，干这趟营生的人那天还一定得穿上他最漂亮的衣裳。开枪打那位大公爵可不简单，不像偷进人家园子里行猎的人打个看守人；你先得想法子凑近他，像他那么显贵的人，不是随便穿什么都能接近的。你得戴一顶高筒的礼帽，要不然，你还没找着方向警察就先把你逮住了。”

“帅克先生，我听说刺客有好几个哪。”

“当然喽，摩勒太太，”这时帅克按摩完了他的膝盖。“譬如你打算害一位大公爵或者皇帝，你当然先得找一个人商量商量呀。两个脑袋总比一个强，这个出点主意，那个再出点主意，照圣诗上说的，功德就圆满喽。要紧的是你得一直留心等你要干的那位大人的车子开过……可是这样的大人还有的是哪，他们迟早一个个都要轮到的。你等着瞧吧。摩勒太太，他们一定饶不了沙皇和他的皇后，尽管我们但愿不会发生，也许连咱们这位奥地利皇帝自己也难保呢，既然现在他们已经拿他的叔叔开了张。这老家伙的对头真不少，比斐迪南的还多。刚才酒吧间雅座里一位先



生说，早晚有一天这些当皇帝的，一个个都得被干掉，所以他们手下的大员们也搭救不了。”

“帅克先生，报上说大公爵通身都给子弹穿个稀烂。开枪的人把子弹照着他全放光了。”

“活儿干得可真麻利，摩勒太太，真麻利。我要是干那么一档子营生，我一定买一枝白朗宁枪；看起来像只玩具，可是两分钟里头你足可以打死二十个大公爵，不论胖瘦。不过，这是咱们说句体己话，摩勒太太，一个胖的大公爵总比一个瘦的容易打，你还记得葡萄牙人怎么枪杀他们的国王吧！他是个胖家伙。自然，一个国王也不会是个瘦子。好啦，我该到瓶记酒馆去溜达一趟啦。要是有人来取那只留了定钱的小狗，你告诉他狗在我乡下狗场里哪，我刚剪齐了它的耳朵，得等它耳朵长好才能领去，不然它会伤风的。把钥匙交给门房吧！”

瓶记酒馆只有一个主顾，就是做密探工作的便衣警察布里契奈德。掌柜帕里威兹正在洗玻璃杯，布里契奈德巴望跟他郑重地谈谈，可是老也谈不拢。

“今年这夏天可真不错，”这是布里契奈德郑重谈话的开场白。

“糟透了，”帕里威兹回答说，一面把玻璃杯放进橱里。

“他们在萨拉热窝可替咱们干下了件好事，”布里契奈德发着议论，同时感到碰了钉子。

“我向来不过问那一类事，勒死我我也不往那种事上插嘴，”帕里威兹先生小心翼翼地回答说，一边点上他的烟斗。“如今要跟这类事纠缠上，那就等于去送命。我有我的买卖要做。一位主顾进来叫啤酒，那么我就给他们一杯啤酒。可是什么萨拉热窝，什么政治，或者什么死了的大公爵，那些跟我们这种人毫不相干，除非我们找死。”

布里契奈德没再说下去了，他只定睛四下望了望空无一人的酒馆，很失望。

“你这里曾经挂过一幅皇帝的像啊，”过一会他又找起话碴儿来说，“就在你如今挂着镜子的地方。”

“对，”帕里威兹回答说。“从前是挂在那儿，苍蝇在上头留下了一滩滩的屎，所以我把它放到堆房里去了。你想，说不定谁会扯句闲话，跟着就许惹出麻烦来，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！”

“萨拉热窝那档子事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，”布里契奈德又扯回来。

“这一点你错了，”帅克回答说，“是土耳其人干的，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。”

于是，帅克发挥起他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的议论。土耳其人在一九一二年败在塞尔维亚、保加利亚和希腊手里。他们要求奥地利出来帮忙，奥地利没有答应，所以他们把斐迪南打死了。

“你喜欢土耳其人吗？”帅克掉过头来问帕里威兹，“你喜欢那群不信上帝的狗吗？你不喜欢他们，对不对？”

“反正主顾都是一样，即使他是土耳其人，”帕里威兹说。“我们这种做买卖的人没闲功夫去理会政治。你们付了酒钱，坐下来，就随着你们高谈阔论去。这就是我的办法。不论干掉咱们斐迪南的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，是天主教徒还是回教徒，是无政府党人还是捷克自由党的小伙子，对我反正都是一个样。”

“那自然很好，帕里威兹先生，”布里契奈德说道，重新希望这两个人之间有一个被他抓住话柄。“可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件事对奥地利是个很大的损失。”

帅克替掌柜回答说：

“是呵，谁也不能说个不字，一个惊人的损失，不是随便什

么傻瓜就能代替斐迪南的。要是今天开起仗来，我一定心甘情愿替皇帝效忠，死而后已。”

帅克大大咽了口气，又接着说：

“你们以为皇上会容忍这种事吗？你们太不了解他啦。记住我这句话，一定会跟土耳其人开仗的。把我叔叔给害了，好哇，先在嘴巴上尝我一拳。啊，准会打仗。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会帮咱们，这场乱子可不小！”

当帅克这样预卜着未来的时候，他那神情着实很壮观。他脸上一片纯真，笑得像一轮明月，焕发着热忱。他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“要是跟土耳其人开起火来，也许德国人会向咱们进攻，”他继续描绘着奥地利的前景。“因为德国人跟土耳其人是站在一起的，他们都是下流货，地痞子。但是咱们可以跟法国联合起来呀，因为他们从一八一一年就跟德国人积下了怨仇。那可就热闹喽，仗可就打起来啦。我知道的就是这些。”

布里契奈德站起来很庄重地说：

“你也用不着再说下去了。跟我到过道来，该我对你说点什么啦。”

帅克跟着这便衣警察走进过道，不禁小小地吃了一惊：刚才那位邻座的酒客掏出他的证章给他看了看，然后宣布逮捕他，立刻把他带到警察局去。帅克竭力想解释，说一定是起了什么的误会，说他自己什么罪也没犯过，从来没说过一句可能开罪谁的话。

但是布里契奈德告诉他，实际上他已经犯了几桩刑事罪，其中包括叛国罪。

然后，他们又回到酒馆的雅座上去，帅克对帕里威兹先生说：

“我喝了五杯啤酒，吃了两根香肠，一个长面包。好，我再  
来杯樱桃白兰地就得走了，因为我已经被捕了。”

布里契奈德把证章掏出来给帕里威兹先生看，对他望了一  
阵，然后问道：

“你结婚了吗？”

“结了。”

“要是你走开，你老婆能照顾这生意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那么，好吧，帕里威兹先生，”布里契奈德轻快地说。“叫  
你老婆到这儿来，把买卖交给她，等晚上我们来拿你。”

“不用担什么心思，”帅克安慰他说。“我也不过是为了叛国  
罪被捕的。”

“可是我怎么啦？”帕里威兹先生叹息说。“我一言一语都是  
那么当心呀！”

布里契奈德微笑了一下，然后志满意得地说：

“我抓住你说的‘苍蝇在皇帝身上拉了屎’那句话啦，你得  
把这种话统统从脑袋里挖出去。”

于是，帅克就跟着便衣警察离开了瓶记酒馆。

好兵帅克就在这种他独特的愉快而和善的神情下，干预了第  
一次世界大战。他对未来有着那么卓越的远见，这件事历史家们  
一定会感到兴趣。如果后来局势的发展和他在瓶记酒馆发挥的有  
些背道而驰，他们也得原谅他事先缺乏一番外交关系的训练。

##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

萨拉热窝的暗杀案使得警察局挤满了许多倒楣鬼，他们一个

个地被带进来。巡官老头子就在传讯室愉快地说：“斐迪南这档子事一定够你们受的！”他们把帅克关到二楼监牢中的一间。一进去，已经有六个人呆在那里了；其中五个人围坐在桌边，另外一个中年人坐在墙角的一只草垫上，好像是故意不理睬大家。

于是，帅克就逐个地盘问起他们被捕的原因。

围桌而坐的五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对他说：

“是为了萨拉热窝那档子事”，“斐迪南那档子事”，“都是因为大公爵被人暗杀了”，“为了斐迪南事件”，“因为有人在萨拉热窝把大公爵干掉了”。

另外那个不理睬大家的人说：他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，因为他怕自己惹上嫌疑。他只是因为企图用暴力行劫而被捕的。

帅克就跟围桌而坐的那簇阴谋家们混在一起了，他们把怎样给弄到这里来的经过互相告诉了十遍以上。

除了一个人以外，其余都是在客栈、酒馆或咖啡馆里被捕的。那个例外的是一位异常肥胖的先生，戴着副眼镜，满眼淌着泪水。他是在自己家里被捕的，因为萨拉热窝暴举发生的前两天，他曾请两个塞尔维亚学生喝酒，后来便衣警察布拉克斯瞅见他同他们一道去蒙玛特夜总会，在那里他又请他们喝了酒——这一点他已经在报告上签字供认了。

帅克听到他们关于阴谋颠覆国家的可怕故事之后，觉得理应指出他们所处的情势是毫无希望的了。

“咱们全是一团糟，”他开始这么宽慰他们。“你们说你们——或者随便咱们谁——都不会倒楣的，可是你们错了。国家要警察干么的？还不就是为了惩治咱们这些嚼舌根子的。时局危急到连大公爵都吃了枪子，像咱们这类人给警察老爷抓进来又算得了什么。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凑热闹，好让这件事在斐迪南出殡以前不断地引起大家伙儿注意。咱们这儿来的人愈多愈好，因为

咱们大家在一块儿，就谁都不闷得慌啦。”

话说完，帅克在草垫上伸开四肢，心满意足地睡着了。

这时，又带进两个人来。一个是波斯尼亚省人，他在牢里来回踱着，咬着牙齿。另外一位新客就是帕里威兹，他一看到熟人帅克，就马上把他叫醒，然后用一种充满了悲伤的声调说：

“瞧，我也来啦！”

帅克彬彬有礼地跟他握了握手，然后说：

“你来了我很高兴，打心里头高兴。那位先生既然告诉你他会来接你，我早料到他是不会失约的。想到人们这么守信用，真是怪不错的。”

可是帕里威兹先生说，他才管不着他们守不守信用呢，同时，他低声问帅克，别的犯人是不是小偷，会不会损坏他那买卖的名声。

帅克告诉他，除了一个是因为企图用暴力行劫而被捕的以外，其余都是为了大公爵的事。

帅克又躺下来睡了，但是并没睡多久，因为过一阵他们就来提他出去审讯了。

于是，他沿着楼梯走到第三科去过堂。他满面春风地走进传讯室，问候道：

“大人们晚安！我希望诸位贵体健康！”

没人搭理他。有谁还照他肋骨上捶了几下，叫他站在一张桌子前面。对面坐着一位老爷，摆出一副冷冰冰的官架子，样子凶得直像刚从伦布罗索那本论罪犯典型的书里蹦出来的。

他杀气腾腾地朝帅克狠狠扫了一眼，然后说：

“别装傻相！”

“我没办法，”帅克郑重其事地回答。“军队上就因为我神经不健全，撤消了我的军籍。一个专门审查委员会还正式宣布我神

经不健全。我是经官方文书判定的神经不健全——是慢性的。”

那位面带凶相的老爷一边嘎吱嘎吱地磨着牙齿，一边说：

“从你被控告和你所犯的案子看来，你一点也不傻。”

接着他就一串串数落开帅克的罪名，从叛国起，直至侮辱皇太子和王室。这一大串罪名中间特别显著的，是对暗杀大公爵斐迪南这个事件表示赞许，从而又产生许多新的罪名，其中赫然昭彰的是鼓动叛变，因为所有他的罪行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犯的。

“你还有什么可以替自己辩护的吗？”那位满脸凶相的老爷得意扬扬地问。

“你们可真给我搞了很不少名堂，”帅克天真地回答道。“可是太多了反而没好处。”

“那么你全招认了？”

“我什么都招认。你们得严办。要是不严办的话，你们怎么交代呀！就像我在军队的时候——”

“住嘴！”警察署长大声嚷道。“不问你，不许你说一个字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老爷，请您原谅，我都明白了。我已经仔细把您每个字都听清楚了。”

“你平常跟谁在一起？”

“一个女佣工，老爷。”

“难道你在政界没有熟人吗？”

“老爷，有。我订了一份《民族政策报》的晚刊。您知道，就是大家叫做小狗所喜欢的报纸。”

“滚出去！”那位相貌凶暴的老爷咆哮起来。

当他们把他带出去的时候，帅克说：

“再会，大人！”

帅克一回到牢里，就告诉所有的囚犯说，过堂是再有趣不过

的事了。“他们朝你嚷上几声，然后就一脚把你踢出来。”歇了一阵，帅克接着又说：“古时候可比这坏多啦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边说不论人们被控什么罪名，都得从烧红的烙铁上走过去，然后喝溶化了的铅，这么着来证明自己没有罪。许多人都受过那种刑罚，然后还被劈成四块，或者给带上颈手枷，站在自然博物馆附近。”

“如今被捕可蛮有味道了，”帅克继续满心欢喜地说。“没有人把咱们劈成四块，或做类似那种事了。还给咱们预备草垫，一张桌子，每人还有个座位，住得又不是像沙丁鱼那么挤。咱们有汤喝，有面包吃，等会儿他们还会给送一壶水来。茅房就在咱们跟前，这一切都说明世界有多么进步了。啊，可不是嘛，如今什么都改进得对咱们有利了。”

他刚刚称赞完现代公民在监牢里生活上的改进，狱吏打开门，嚷道：

“帅克，穿上衣服，出去过堂！”

帅克又站在那位满脸凶相的老爷面前了，那人出其不意地用粗暴冷酷的声音问道：

“你一切都招认吗？”

帅克用一双善良的、蓝色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那心肠毒狠的人，温和地说：

“假如大人您要我招认，那么我就招认，反正对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害。”

那位严厉的老爷在公文上写了些字句，然后递给帅克一杆钢笔，叫他签字。

帅克就在布里契奈德的控诉书上签了字，并且在后面加上一句：



以上对我的控告，证据确凿。

尤塞夫·帅克

他签完了字，就掉过头来对那位严厉的老爷说：

“还有别的公文要我签吗？或者要我明天早晨再来？”

回答是：“明天早晨就带你上刑事法庭啦。”

“几点钟，大人？您知道，无论怎样我也不愿意睡过了头。”

“滚出去！”这是那天第二次从帅克对面发出来的吼声。

他走进牢房，牢门刚一关上，同牢的人就争先恐后地向他问东问西，帅克机智地回答说：

“我刚招认了斐迪南大公爵多半是我暗杀的。”

他一躺到草垫上，就说：

“可惜咱们这儿缺个闹钟。”

可是第二天清早，没有闹钟，他们却把他喊醒了。六点整，一辆囚车就把帅克押到省立法院的刑事厅去了。

“咱们是早鸟食虫，抢先了！”当囚车驶出警察局的大门时，帅克对他同车的人们说。

### 第三章 帅克见法医

对省立法院刑事厅既干净又舒适的小审讯室，帅克感到很满意。审判官老爷们——新时代的彼拉多，不但不去光明磊落地洗洗手，还派人出去买了纯肉和皮尔森啤酒，不时地向检察官传递着新的罪名。

审讯帅克的就是这样一位老爷。帅克被带到他面前，他就用胎里带来的礼貌请被告坐下，然后说：